

隔壁的芬姨找到个门路，收购玻璃罐头瓶，再卖给特定地方，颇有赚头。她真诚地邀我们家一起做，说当邻居多年，了解我的父亲和母亲，勤快、实在，跟这样的人一起做事安心、省心，二则看中了我家的大院子，很适合用来放置收来的罐头瓶。父母欣然答应。

闲置了些时日的木制手推车被父亲推了出来，他拿着扳手敲一敲，拧一拧，又给轮胎打饱了气，收罐头瓶可全靠它了。出去收瓶子，通常分两组进行，两人加一辆手推车为一组，要么夫妻档，父亲和母亲、芬姨跟她丈夫各一组，要么女人一组，男人一组，父亲若出海，基本就剩母亲和芬姨的女人组了。

手推车上放筛篮和箩筐，沿路吆喝、探问，起初，个别人对于空玻璃瓶能卖钱有点半信半疑，遂跟了母亲她们一程，亲见后才确信。海岛不大，很快，一个完好的空瓶子能卖两分钱



自我记事起，就知道父亲是个兽医。那时我还不知道兽医是什么样职业，只知道父亲是村里少有的忙人，除了上班，还有很多乡亲上门来邀请。最重要的是他每次回家，还要给我们带好吃的，有这样一位兽医父亲我引以为豪。

长大懂事了，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职业，原来兽医就是给那些不会说话的猪、牛、羊看病的医生。和“人医”不一样，兽医所处的对象是动物，所以，在人们世俗的观念中，似乎矮人一等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从骨子里讲是卑微的。这样的想法是一件小事让我认识到的。

那天傍晚，父亲刚从离家几十里外的兽医站骑自行车回来，村里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就急匆匆赶来，叫父亲去骗猪。父亲说，骗猪时猪不要喂，早上空腹最好，还是等明天吧。可那人却不愿意，执意要父亲去，最后竟气势汹汹地破口大骂：“不就是个掰牛牙叉骨，看驴脸的兽医吗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老子请不动就不请了！”那人骂着扬长而去。父亲坐在椅子上愣了半天，不说一句话，很少抽烟的他那天竟然点燃一支烟，使劲地抽着，袅袅的烟雾升腾在屋子里，呛得我不停地揉眼睛。

从那件事起，我很少在别人面前提及父亲，还有父亲的职业。可是，父亲依然披星戴月地奔波着，收的费用却少得可怜，不加分钱出诊费，有时遇到困难家庭，还倒贴。久而久之，父亲在村里的威信高了，很受人们的爱戴。我知道，父亲把兽医这种职业当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，且深深地爱着。

收瓶记

虞燕

的事儿也就传开了，有人还特意候在路边，脚下是一编织袋罐头瓶。母亲开玩笑说，以后啊，大家路上碰到罐头瓶不会一脚踢开了。

那会正是夏天，出去收瓶子一般选早晨和傍晚。母亲和芬姨推着手推车一路过去，两人头上均包了毛巾用来防晒，每收一户人家，清点瓶子后，母亲从兜里掏出钱袋子，一角一分仔仔细细数给人家，然后慎重折起来放回兜里。收来的玻璃瓶一个个装进筛篮和箩筐，在底部排放整齐，再摞上一层，又一层，上面用粗麻绳缠几圈，筛篮和箩筐也跟手推车的挡板绑起来，以防车动时，一不留神滑下来。

如母亲所言，千小心万小心，总有疏漏的时候。某一次，母亲和芬姨收了满满一车的罐头瓶，车子颠颠簸簸，瓶子“咣当咣当”响，两个女人尽量靠着路边慢行。从马路拐进我家，有一条狭长的稍陡的小路，小路刚好可供手推车经过，母亲和芬姨各握住推车一个把手，两人一起使力，并尽量把控方向和车的平衡，然而将入院门时，却猛地撞向了院墙，麻绳不知何时松的，最前面那只箩筐终于挣脱了束

缚，倒了下去，多只罐头瓶子跳了出来，“劈里啪啦”落地，母亲和芬姨心疼得不得了，立马查看“伤亡情况”，虽是泥地，瓶子还是碎了好几个。自后，她们把绳子绑得更紧了，也不贪多了，有大半车了就拉回家，宁愿多跑两趟，一次性装太多，容易掉落摔碎，且不好掌控。

每次收瓶子到家，母亲原本戴头上的毛巾已经搭在了脖子上，这样方便擦脸上的汗，她的刘海弯弯扭扭地粘在额头，衣服的后背、前胸都被汗水濡湿了，待洗把冷水脸，“咕嘟咕嘟”喝下一碗凉白开，便开始卸货。卸货可得耐心，一只只轻拿轻放，几天后，罐头瓶像一群滚地撒泼的娃，堆满了院子，有时候猫狗窜过，总让人担心那些易碎品，母亲甚至夜里都睡不安稳。后来，父亲搭了个简易的棚子，让瓶子们住了进去，还摆得齐齐整整的，再挡上木板，这下等于进了保护圈，大家放心多了。

瓶子攒到一定数量，开始清洗。我家院子边就有一条小河，河水清凌凌的，母亲和芬姨坐于岸边，左手持瓶，右手握小刷子，往广口玻璃瓶里灌入大半瓶水，刷子在瓶底和瓶壁划来划去，如搅拌什么

东西，原本脏乎乎的瓶子被洗得透亮，而后放进长方形塑料筐里，太阳一照，闪闪发光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那是一筐筐新瓶子。

清洗时，才发现有的瓶子瓶口缺一块，还有的瓶底出现了裂痕，这让母亲愧疚，觉得自己收购时不够细致，芬姨安慰她，瓶子量大，难免有几个残品。残品只能拣出来扔掉，母亲和芬姨边洗边嘀咕，以后收的时候要更加注意了，尤其瓶口，应该每一个都摸一圈。有一次，母亲给一个罐头瓶灌进些许清水后，刷子还没划拉两下，瓶子突然碎裂，像一朵玻璃花在她手上绽开，紧接着，又开出了鲜红的血花，母亲的手指被碎玻璃割伤，她神色自若，将手放在自来水下冲一遍后，擦干，从家里的药箱里拿出医用布胶带，扯一段包上。几乎没耽搁，她继续返回河边刷洗，瓶子真是多啊，母亲弯下腰低着头，洗完一批又一批，那段时间，她老是边走边路边用拳头捶腰，说，没想到，洗瓶子比拉一车瓶子还累。

洗净的瓶子，仍然用手推車拉，一趟一趟运到指定地点，对方验收后，付款。收罐头瓶持续的时间不长，算一种短期生意，但在之后的岁月里，母亲提及了多次，因为正是这个生意，让她学着记起了账。每回收来一批，卖掉一批，母亲就在一个小本子上写写画画，上面记得清清楚楚，收购次数、每次收来的瓶子数量、残品及损耗数量、收瓶子花去的钱、卖瓶子得来的钱，一目了然，父亲表扬她记账无师自通，母亲开心得眉眼飞扬。

仰望父亲

文雪梅



月上柳梢头 汪丽娟 摄

后来，做梦也没想到，我的第一份工作竟然也是干兽医这行。想起父亲干了一辈子兽医，家里仍然穷得叮当响，上班前一晚，我执拗地告诉父亲，我不去。父亲惊讶地望着我。然后，苦口婆心地给我做思想工作，可是，不管他说什么，我也听不进去，我冲着父亲大声嚷着：“人家一个女孩子，干兽医？”我像一头发了疯的狮子，一股脑儿朝父亲示威。一瞬间，

我的话刺痛了他。父亲沉默了许久，然后背过身去悄悄地抹眼泪。

最终我还是没能拗过父亲，到一个山村小站上班了。那时候，父亲已经退休多年，他一有时间就跑到单位来，教我记账方法，凭证的填写，讲药房管理方面的知识。有时候，站上有出诊的业务，他还跟着同事下乡看病，同事们都高兴地说：“文师傅可是我们的免费指导老师呀，我们得感谢他！”

说句心里话，那时我对自己的职业仍心存芥蒂，有同学问起时，我含糊糊地回答是医生。有一次，我在电话中和远方的一位文友聊天，她问我哪里上班，我大言不惭地告诉她，我在一家报社工作。那时，在我看来，也许只有这样体面的职业才能和我“才女”的身份相匹配。一旁的父亲听到我们的对话，脸色立马暗下来。

时间就像河里的水，一不留神，就匆匆从身边溜走了。屈指算来，我在基层兽医站上班已经有十年了，十年间我亲身经历了畜牧兽医这份工作的酸甜苦辣，就像父亲说的那样，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职业也一样。辛辛苦苦，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，有什么不好？

前不久，有家事业单位要聘请我，对这样的机会我有种意外的惊喜。父亲却说：“是好事情，但我肯定你不会去。”后来，我果然没去。一份用心做了十年的工作，岂是那么容易放弃的？辗转反侧几天之后，我在心中掂出了轻重，就像一份熟稔的感情，就像爱，平时不觉得它的重要，临到要放弃，才知道已经无法割舍。心里顿时产生了一种想法，今生，只做个平凡的畜牧兽医工作者，从青丝直到白发，沿着父亲的足迹走下去。

前几天，父亲生病了，我去医院看望。父亲发如雪，消瘦了不少。他还念念不忘：“你们要耐得住寂寞，严把防疫检疫关，珍惜今天的好日子！”

父亲说着，不知何时，太阳出来了。一抹阳光透过玻璃窗，在父亲的脸上弥漫开来，父亲黝黑的肌肤闪闪发亮……